毛詩箋疏考異第十一冊

大雅

生民之什

周者有天下之稱　　此條是　非也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傳乃新在文王也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

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案此箋誤會傳

周者指成王時言之則

之意也經之新者謂周新得天下據成王時言而新在文王者據下文為

說也序文王受命之素非作文王新受天命也　毛詩由來春秋周公所作

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備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作此

周公未能作也此下雅皆周公作之確說周公東征之後乃作禮樂其時天

下甫定邦家新造故云命之周雖於是舊邦乎其命則維新亦傳之乃受

新在文王者擇下文為說以明序文王受命之言不謂文王新受天命也鄭

中字未出稱王故因傳遂謂文王而受命語矣然鄭以文王生稱王之新

受命者可通諸家說亦稱王之說而以皆向為文王既沒矣何以受之新受

經序周字皆指周天下拔之

命乎

思文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也是郊天郊稷樂歌不同明為二

祭矣雲漢篇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傳云上祭天下祭地明郊

周者有天下之稱　此條是非也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傳乃新其文王而箋云大王率屬宇而國於周王
迹起矣而未有命天命文王而受命亦未有名之者箋之意蓋依倉傳
周者授殷王時之別
之文也經之所云謂周新以天下授殷王時事也天下授殷王時事也
說未有文王受命之事未知箋文王新受命之意何如
詩曰文王受命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傳之所本也
周王葬能作此王業常周公作詩以述其時事
下周室邦家新造故云今之周雖於是舊邦受其命則維新亦傳之
新受命文王之所以明序文王受命之意而箋云新受天命也
此王業由周公受命作樂故序以為新受命作樂
毛詩箋疏薛異卷廿四上
大雅　生民之什
生民　十月初吉
歷城李文田校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之功超於后稷故推以配天
疏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作樂推后稷之功超於后稷故推以配
天今寫其所以配天之義
故此疏云
新者皆謂郊天而以后稷配之
異說明堂位配者對文郊天於南郊今周室其祖不推於
宗廟祭稷又為郊祭之祖故曰配天言祭稷於郊與圜丘
之郊相配非配食之配也知者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
思文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也是郊天郊稷皆歌不同明為二
祭矣雲漢篇自郊祖宮上下莫遑侍云上祭天下祭地明郊

為郊稷宗[與]
葬[非祭天之郊矣]
皆祭其先祖如周天子郊天郊稷二祭[5祀之郊禹宗之郊契礼同]
之[5祀之郊禹宗之郊契礼同]
郊先九基[5祀之郊禹宗之郊契礼同]
是[郊為]
明魯[稷之明證]
郊[非祭天]
[自秦火後經籍散亡僞者不能舉其典]
經創為祀名之說於是郊
異之[非人次三年之后稷相堯以利天下而受封之事天皆明]
[六國時好事門客傳前代無後世吃雜之說學者]
[遂心求之固不一而象]
[義]
以祀天[稷]之經無當矣
[后稷]
[敘]
[祀]
[配]
[祀天]
[稷]之事則當祖[祀]
言[后稷]
[祀]
[天]
[稷]
[之]
[經]
[無]
[矣]

[庶初生民時維姜嫄生]
[辛氏帝]
[帝]
[之]
[周]
[之]
[祖其生]
[之]
[若]
[基]
[姜]
[嫄]
[生]
[契]
[亦]
[祀]
[高]
[辛]
[氏]
[之]
[世]
[祀]
[本后稷之初生]
[周末]
[書]
[之]
[有]
[之]
[外]
[列]
[于]
[所]
[云]
[后稷生]
[事]
[言]
[跡]
[是]
[也]
[毛]
[公]
[恐]
[異]
[說]
[說]
[后稷之]
[生]
[也]
[姜]
[嫄]
[出]
[野]
[見]
[巨]
[人]
[迹]
[心]
[悅]
[而]
[踐]
[之]
[其]
[身]
[動]
[如]
[有]
[人]
[道]
[感]
[而]
[生]
[子]
[故]
[以]
[為]
[不]
[夫]
[而]
[孕]
[疑]
[於]
[神]
[異]
[遂]
[欲]
[棄]
[之]
[后稷]
[生]
[而]
[能]
[匍]
[匐]
[有]
[岐]
[嶷]
[之]
[姿]
[識]
[知]
[不]
[同]
[於]
[凡]
[兒]
[故]
[復]
[收]
[養]
[長]
[大]
[其]
[事]
[與]
[毛]
[公]
[之]
[說]
[同]
[而]
[不]
[取]
[其]
[無]
[父]
[而]
[生]
[之]
[說]
[也]
[后稷]
[之]
[母]
[配]
[高]
[辛]
[氏]
[帝]
[者]
[蓋]
[稷]
[生]
[父]
[而]
[生]
[之]
[說]
[出]
[於]
[詩]
[緯]
[書]
[諸]
[說]
[毛]
[公]
[時]
[未]
[有]
[之]
[別]
[毛]
[公]
[前]
[而]
[不]
[取]
[者]
[也]
[其]
[云]
[之]
[別]
[為]
[後]
[世]
[妄]
[言]
[耶]
[抑]
[亦]
[毛]
[公]
[所]
[見]
[者]
[仍]
[稷]
[其]
[云]
[后]
[稷]
[祭]
[所]
[記]
[好]
[惡]
[者]
[欲]
[世]
[為]
[毛]
[公]
[異]
[說]
[[孔]]
[已]
[[詳]]
[但]
[稷]
[張]
[說]
[申]
[郊]
[[義]]
[之]
[說]
[通]
[說]
[之]
[說]
[云]
[即]
[不]
[毛]
[傳]
[史]
[記]
[之]
[說]
[蓋]
[因]
[稷]
[契]
[之]
[文]
[帝]
[嚳]
[生]
[契]
[與]
[稷]
[之]
[人]
[之]
[常]
[通]
[別]
[皆]
[故]
[但]
[敘]
[其]
[母]
[不]

美其女而云燕之嬿婉其法不用上帝是依基生后稷周室何
殊特主嬿婉之廟乎此安說也詩人陳诗之有當此義下之后
稷之生不坼不副以享皆物之嬿婉以為張本再思齊之詩
特之矣任姒以不美王季逆詔文王母文耶且下句即云順帝
武敏維周明之帝業矣順帝以帝為上帝自說不美其父
何可師說而經經之此亦周
皇皇嬿婉廟矣順云周室
於美於周猶主嬿婉廟然
則古者所云享先祖者正以嬿
不但祖并享而嬿婉而主其祀者當
宮耳未必維孝詳閟宮之
稷而非祖先之嬿婉詳及其祖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
齊敏也歆饗介大也攸止福福所止
百穀以利民箕云帝上帝也敏拇也
之時之別有大神之迹嬿婉之貌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踐
歆而生其后稷所止住也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子而爾成
不復御淫別生子而嬿婉長之名曰棄后稷是為后
稷棄也雅雅訓
正也訓
侍同別敏疾也當云異今作敏拇
者嬿婉履天帝之迹於畎歆之中是經字容同寫誤敏之
說文云敏疾也本雅雅文云敏拇也本敏拇
接待改作敏畎謝慶履迹之

郭
老之迹而误矣且倚云注於帝而见於天将事斋敬如墓读敬字
绝句等云时则有大神之气通若雅殷其拇指之
要心经歆云又疏引郑志答赵商云殷大人之迹而歆之於墓
读歆字绝句倚据表服注引此诗於歆字绝句尤其明证
陈氏礼书古编说此等读与毛同不用注疏之说则是今读例应
帝武敏为句读与毛同证以郊事如云敏祷之例为习郊
学者所宗既如疏云毛之意据尔雅石之类往学者今之尔雅
固非其义学陈奂曰传训敏为大释诂介为大释诂为福禄
所以别经文当作歆介假正字今本盖郑笺三家增之也毛读歆介假
以歆字属上句则介假正为句文义自顺郑
笺风之云用与上笺弗之云被皆假字与他章训字义未不同倚
以拇为迷之别毛亲履不在八元之中明甚疏强为牵合非同之
郑服基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倚诞大弥终达生也盖据之先生若如
箋云达羊子如大矣后稷之生其母姜原从帝喾出
之易如某此箋改达为坦他未发
如基郑改字之证倚训达为生郑文笺小字如今说文奎下云小字
当生后稷便为每生三生之易故是其义云盖据之子先生者
如此解为生之义甚通但达训生而通用别训如疏引马融说皆
云帝喾有四妃上妃姜嫄次妃简狄生契次妃陈锋
生帝尧次妃振訾生帝挚之家长次尧次契下妃三人皆已
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禮祀求子其云大蹟记史记皆合

當爲可據然則后稷雖爲姜嫄首子而於次家均先生先生蓋 後生
謂姜嫄先生之子達也其後十年生不如皆達爲省也至等爾
羊子之說等祖厄天之詩而比之牛羊段民識其大揲允矣
以燕康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傳燕顯也不寧之也不
康之也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燕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
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世人
並居然於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寘棄之傳則燕爲顯者謂此茲
拆不副無菑無害其異甚以赫厥靈也下傳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
所以顯其靈也即蒙此經爲說是毛之意顯其靈者正指易生
之事經傳甚明王肅曰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異之
三之姜嫄可謂禋祀所安世居而生子是也若箋之說則是姜嫄不
安於世人道而生子故棄之以啟信也王基駁王肅寘居之說曰
假令鳥不覆翼終將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豈有淫
之狀姜嫄有淫辱之殺當何以自明都本欲道播之文甚爲
迂而可以難鄭矣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
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
於天下箋云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棄
之箋謂姜嫄順天而異之與上箋懼人不信之意亦不合傳云天生后
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若承上二章爲說也首章云克禋克祀
載震載夙是因禋祀而得子也此章二章云不拆不副無菑無 故云天生后稷
害是后稷之易生爲異 特顯 故云異之於人也十年下云以赫厥靈上帝故 以燕康靈

固非以顯其靈也若別后稷見棄之由本經自具何假別出異
說乎馬昭駁王肅曰稷之見棄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何知不為
孫毓曰王傳云知其神之不可得害以何為徵也皆坐不稱經文
[illegible]
[illegible]
之意故寧違服之辭歐陽本義力駁箋說而於見棄之事
則闕其所未詳而朱傳呂記則又特從鄭[illegible]之說夫宋儒
不信緯書而從鄭氏故無出新意以最經者[illegible]不經之
說宜其意[illegible]乃更因而疏之此則毛義不明之故歟
[illegible]
之故具見於此[illegible]

異[illegible]有[illegible]見其[illegible]之[illegible]生之有異於人[illegible]
坼不副無菑無害[illegible]傳云[illegible]凡人在母之則病生則坼副菑
害其母[illegible]后稷之生異於人[illegible]
其異也閟宮無云無菑無害明其異人[illegible]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傳覃
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 箋云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
也訏謂張口鳴呼也是時聲之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岐然意
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
謂六七歲時 案實覃實訏之句當屬上章之尾今居此者蓋
鄭移之也 朱傳云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章當為八句則古來
訏路音韻諧協所考[illegible]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

由八向相間為次又二年以前每二年以前皆有誕育
蒙得從之是也如郡所務置者郡以掌為把姓計為就
吕覽呼則奪之言之大自說為呼之奪毛以掌為長計為大則奪
言之大不奪之上奪之元不知為何奪之矣校元毛与朱倚同也郡改
奪向而与校之曲說詳大明篇以就吕覽若盖說免乳時也論
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則此說三年時也下向蒿之在
莽盖云児時懐載之事史記所說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
植基也故等之說則后稷之生固宜早慧六七年時不應
於就人乞誠為乳疏所特乞后稷之掌稼穡有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說有助也等云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
見助之道說其神助之力也棄義以也后稷之穡即承上若莽
未役之等謂未為稷官時有相之道說有助也克治天下之道也
志向即有郃家室与此正相呼應盖惟其未為稷官故得其
有相克之道及其為稷官而克治天下之道故克考之於郃也郡誤以后稷之掌
稼穡乃以為神也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說有助也克治天下之道也
實種實褒倚種種也種生布雜也疏莊子說木之肥大云
義雁離字同陳奐曰實種家上文實菑之菑說奉則種為雁
種倚也申實菑之訓也与莊子難胜世法正義誤引之據文作雁
種倚也申實菑之訓也与莊子難胜世法正義誤引之據文作雁
種涉冀生名雁而種是也
即有郃家室倚郃義與稷之國也克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

后稷於郊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而享云云故曰於郊就其成國之家室家更如棄侍尊使事天以顯神儒多之說後稷之神使為之說殊不知侍云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自承天因郊而生后稷之別事天亦即郊禖基也郊禖而生后稷之事天未皆事侍之使于帝而見于天是郊禖為祀天之禮故曰克契於本因姜嫄而生稷實通為禖宮名故曰克契於郊禖為禖也郊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立世祀姜嫄誠周毛義矣蓋稷先封國則詰矣不知祖天之禮自棄始事姜嫄之祀故先即以姜嫄之國事之是太后矣九經字樣引此經曾即字是之文字必有即字為是

以為禮祀侑禮犯如犯為郊祀也禮云禮郊之祭也迎而柴祭天而稷為配之說也郊即祀天故改禮為祀又以郊為郊天而稷為配陳祥道白稷說改郊就國於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為嗣未備其先代祖物郊祀不但六宗之為二後郊說也用於首春祀祀不可用於禮祀矣是明郊誤侍云祀為郊祀者據末季上帝原歌后稷禮祀為說也郊祀明自后稷始也

生民稷之神使為之祀故曰禮祀明自后稷始也

誕我祀如何舊云大矣我后稷之祀如此下二章云郊祀后稷之事与

棄等說謨也稷之成王也祀之后稷也此下二章云郊祀后稷之事与

上以為禮祀之文不相兰家故特云我之印以別之序云尊祖配天

正祝此矣知者下二字未向云以迄于今之者今或上時句幸皆印字
及此我宮正相呼庭哭以我為后稷別此二字皆陳后稷郊天之
事未向句云以迄于今敖敖義無一也多矣矯柴祭祖
所降蕭脂膋之馨宗廟之祭祖事祭物不合二也經之卜筮宗廟
牲毫及犯較之禁以為祖郊之所哭祭祀之文以下皆后稷祀天之事文勢語
此祭奉承上帝祭祀之文但
何下句專降祀共事勿敢陳戰慄不惟文舞不愆于儀之事理也
宜
皆非三也重序明云楷式古道有常
此祭奉承上帝祭祀之文但
何下句專降祀共事勿敢陳戰慄不惟文舞不愆于儀之事理也
宜
為之黍稷之屬為之設祭云饗之而已不必言
或簸或蹂侍或簸穊者或蹂穊未簸云蹂之簡也簸之
或簸或蹂侍或簸穊者或蹂穊未簸云蹂之簡也簸之
春舂簸蹂明互文以相備皆承稷祭之
酒以祀和之是為秬鬯上帝祀天尸祭記所謂秬鬯事上帝是也此事
祀后稷配天此事之成王祀后稷后稷所得之秬秠上
祀后稷配天此事之成王祀后稷后稷而上經如之穫欲任負此經然
之春舂簸蹂明互文以相備皆承秬秠之故傳云蹂穊祭矣黑黍硬
酒以祀和之是為秬鬯上帝祀天尸祭記所謂秬鬯事上帝是也此事
祀后稷配天此事之成王祀后稷后稷而上經如之穫欲任負此經然
之春舂簸蹂明互文以相備皆承秬秠之故傳云蹂穊祭矣黑黍硬
集注和諧美之後仍當依舂舜典之既月乃日之既月
集注和諧美之後仍當依舂舜典之既月乃日之既月
哉生明之事是其次不自相矛盾矣陳氏櫟
哉生明之事是其次不自相矛盾矣陳氏櫟
書傳旁通卷之十終

乙未九月廿一日燈下校完

書傳旁通卷之十末

莫之曰注卜來莫之莫稱社之曰注卜來莫

臣謂此矣知者下二年末句云以迄于今々者今成王時上年皆卽字
及此我字正相呼應矣以我爲后稷則此二年皆陳后稷郊天之
事末句忽云以迄于今（故）義無所取一也然尔天蜡祭禋稷而薦賓而經
所陳蕭脂燔烈實（至冬）宗廟（祭祖）之禮事禮制不合二也經言下於宗廟
故曲及祀軷之祭以爲從郊之次若從舊說則此言后稷之祀天又
何下句（但）當陳祀天之事而陳軷（道）然尔不惟文義不屬而之事理也亦
宜有皆非三也至序明云推以配天尤爲顯白自鄭箋誤解遂美
此經本承上章禘祀之文以下皆后稷祀天之事序文亦當爲贅語
事（雅王安石以宋本）俶得卯歲事正以下爲祀稷祀天（朱傳）且祀穀繼皆從（其說）而此章
綿之義卒無能以豈非箋爲之出教耶
或以臘或蜡待或以臘稱者或蜡黍未養云蜡之云潤也臘之
又謂混之將後春之迎於歲終也蜡臘然云臘之飲事家以其次
既以臘稱矣而傳以蜡爲蜡來嘗先蜡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
蜡也既蜡卽臘之舊之是其次箋義爲長閩集注等皆爲蜡黍
定本爲蜡米者誤也宋本疏謬也陳疏據傳蜡黍嘗從定本作
蜡米是也下傳云取蕭合黍稷則此不宜但云蜡黍明矣且穀
之皮爲稃其實爲米以臘稱蜡米正是對文既以臘去稃故所蜡
惟米經文（自）無有次第若從箋說則倒混之後仍嘗春之特費
非次矣孫云既蜡卽臘之舊之箋所說將後春之未蜡米之先
疏（特）以作米爲誤亦特欲使其申鄭之說耳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傳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

之釋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
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爇之蕭合馨香也羝牡羊也軷道祭
也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以興嗣歲興來歲繼往歲也箋
云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詛謀其日
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
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
往郊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將求
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某此箋
皆曲說也蕭合黍稷香臭達牆屋總有說文今按其為祀天不合乃
施之行神誤一（軷祭轢牲而行今以燔烈在以軷之下）載燔載烈與焚或燔或炙肉也乃（云羝肉）以為尸羞以祿
之尸誤二嗣訓為繼繼往歲者正是來歲矣乃顧其郊用夏正

之說以為新歲誤三周頌噫嘻祈穀之詩也昊天有成命郊祀
之詩也祈穀非郊審矣今引祈穀為郊祀之證誤四此其牽合經文
以箋已說與經不見而諸家承用莫之能易則以傳義難明故也
今具釋之如左傳云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
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衣引肆師之文以證此經
（陳祭而卜者為）以興嗣歲之義事故復云以興嗣歲興來歲繼往歲也明[illegible]
[illegible]與肆師同也云穀熟而謀陳祭而卜者總釋一章之義上或舂
或揄四句是穀熟此[illegible]載謀載惟是而謀取蕭祭脂[illegible]三句是
陳祭以興嗣歲而卜矣（是）謀卜皆說郊也云取蕭合黍稷臭達
牆屋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者本郊特牲為說明取蕭
祭脂為宗廟之祭也云傅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不言所燔所烈

鎮行六字
聘記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彼雖國外道祭与此不同然皆用乳肉是明無燔燎之事矣

何物者明示上祭脂之文曰(自昭)焚茨或燔或炙傳云燔取膟膋
與之肉也彼以文無所承故詳之耳与此同也彼云炙此云炙且耕間
知合為宰肉者郊其祭也傳云炕火曰炙与此異之加于火曰炙義同
故知特也若特〔知不據為取祖肉者軷祭無燔燎〕宗廟之祭而無軷道祭之陳者郊
特牲云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鎮于禰廟)是將郊必先祭祖(宗)廟也下年
正之郊祀后稷之事則此宗廟之祭及道祭皆為將郊而設
故曰道之也燔炙非道祭之事宜承取蕭祭脂之文今在道
祭下者據以與嗣歲為軷祭而設故退燔炙在下明與來歲
從往歲者(於)宗廟以下(非於道祭下之)也左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也是郊祭有與來從往之義今於宗廟以下其與來
從往之郊祭耳肆師(非於廟中卜來歲之豐歉也)卜來歲徵異(傳文)非活也疏知郊躬

來歲之說与毛異而其申毛云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為來已
過為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先為后稷郊天未知定用何月要
在歲首為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誅為謀安傳云穀熟
而謀明為秋祭矣何得謂來歲正謂此年之秋乎傳歷引肆師之
文以證嗣歲為來歲而疏謂非要別年且方云后稷郊報未知
定用何月又云要在歲首為之其義近有所迮者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傳卬我也
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箋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
我后稷盛菹醢之屬當於豆者於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
安而歆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
也案箋說誤也卬我者我成王也呂記王氏曰我今盛於豆登謂周

宗尊祖以祀天之祭也擇下今字為說家以經序之古但此部祭
共祀后稷不祀天也何以知之(上章云下此章云部正是部稷之祭是部天用玄日不假卜矣)
祖之經非祀天所有也部特牲云祭天掃地而祭之於其質也
磯碏之美而燔燎之當也是祭天皆燔燎也周禮(是時宅地部官
祝人)事之(是時)儀(官之屬)逆(是時)三陵皆掃宗廟說是祭天皆蕤磯也
大宰云祀位次之多矣皆宗廟之禮不同祭天用之是大義也
服祭天所有也(秦氏五禮通考於部天門內備列蕤磯大義之屬非是)經之上帝居歆若(曜靈宅地部官)
蓋謂今祀后稷亟聲具陳此皆上帝居歆部天何芳臭誠得其時矣
此也聲(部)膻(稷)之尊嚴一以部天但其禮物不同故云於此配天之義
任文自明不
(知者以此祭天必后稷配食矣未悟矣)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倚迄至也)故云庶衆也后稷肇
祀上帝於部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眾過也子孫蒙其福
以至於今故推以祀天今稷云肇(追溯得部稷之由以
見今日之祀稷由於后稷之祀天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指此
經也庶幸也(與)都薄也庶幸天悔義同承上云我今日有此祀云蓋
自后稷肇(始)祀天以來幸無眾悔故(至於今)十有餘葉(葉世)也(於咸反)
以祀后稷以配天也此后稷肇祀之事在其間故又特言后稷肇祀以明上章皆宜
承我祀之義(文)不相蒙也此后稷肇祀天之事
無緣復出后稷字矣(先祀子曰后稷祀易富也其義某其
數儉其祿及子孫即引此詩彼以喪葬說(經庶幾儉)
孫及子孫將以近乎今向義(與毛同但作此祀為異或云家字

睦平彼郡注云祀后稷于郊以祀天應以其子眾悔孝福
祖倚世乃至于今又以祀后稷為祀后稷配享應是眾悔實
儀禮
行葦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
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祖篇云乞言為養老乞言為
政者恒史受之案乞言為養老乞言當讀如氣與予
言祈與既往曰乞言是也乞言老人以言
之與乞一字也取別人都以言
知者以幸侍云祈報也別未幸卢報黃耇乞夫
美之也序云養老乞言宜用之明矣基報卢乞
美若義不通一也未審為乞老人也抑序
與上仁及草木內睦九族皆申序事故云祈報之義與
說別也序云忠厚之至說別序乞言之義宜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即考維祺以介景福是也
美若箋說本禮記內則以乞為乞予老也考內則云凡養老立
帝寵三王有乞三王乞予老也養氣說而不乞有
別記之曰惇史蓋云五帝寵老但以酒食養其氣說而不乞予
美之以膜其情志若老人有言則記之簡策以為惇史此說五帝
寵也又云三王亦寵說養老而與乞之義微其稱皆有惇史基
之三王有乞之義未詳乞與訖聲相近訖終也終養其氣說之後以
其情志以徹基禮未詳維南未

不亟去繫
柳皆有悖史去說老人有云云皆記云前
此說三王有乞云云此則
策本非事事都在本事中憲
人以云為說憲云其所乞云其
王文故曰有乞云悖史去記其云為史冊不指其人如此陸氏他書
倚于說往接此經及序倚服云故
其報云此以候知者此為義歧出多端舉其大要者
三云倚以為孫為成王別序云周家即基成王尔箕於六年
前皆接先王云一如倚事未有事是作及事未王事事是內陸
尤為顯著而孔疏謂三家以為別說箕子為內助周家之福云云
為內助則其義老老乞事則同
敢役行事事勿踐履方荒維葉派云倚敢察敬行
道如葉初生狂箕云荒如說成形如敬於道旁云事物生
事者為毋使踩履折傷云草物方茂盛必其修持為人用故
周云先王為此云及云況於人事業箕義此如經
成王時如無履序云義亦事物盛多倚云草木不折不採等行不
入山林是其義矣陸奧回荒本如荒說本根說枝莖下云葉
如葉初生別荒說云為倚為時是如踐履去此初生云故經
倚自於箕於將為人用此集義矣。此節事白不同孔疏經郤
為說不亟故云二事云勿者倚說皆事品集集說皆經也
民一事以行事無先勿宜作云勿朱子云毛云
云並集宜作云勿朱子云毛云事以勿與二勿相近故民陳民

胡氏以為當秦二季皆六句三章
為六句列一如此篇說皆秦
自說二章三章耳知古此篇
五章是內睦九族也古事莫
如經序二句合諸家讀於呂記以行葦與兄弟之說非毛意也
今據序訂正

戚之兄弟莫遠具爾或肆或燔或炙
綢繆傳戚之內相親也肆陳也燔炙皆肉名
重席加綢繆雖踏之席也重席加綢繆雖踏之席也莫安也具俱也尔雅遹
如王昏姻人親兄弟之親也重席加綢繆雖踏之席也重席加綢繆雖踏之席也莫安也具俱也尔雅遹
設莫飲酒老安如几肆陳設也几肆陳設莫設席接几有
設莫飲酒老安如几肆陳設也几肆陳設莫設席接几有
肆設也飲酒之禮既有肴饌又有音樂以樂賓也
肆設也飲酒之禮既有肴饌又有音樂以樂賓也
燕爾新婚如兄如弟
燕爾安也新婚謂女初來為婦者也兄弟相親愛之義
燕爾安也新婚謂女初來為婦者也兄弟相親愛之義
席設於戶西東上兼加席於小牀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設加席鄰注
席設於戶西東上兼加席於小牀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設加席鄰注
加席兼注義於重席
加席兼注義於重席
明上睦九族也
明上睦九族也
席接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設情史也案箋義非也此六句為一
席接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設情史也案箋義非也此六句為一
章言親兄弟將以義也尔尔迭字近也陳奐曰莫遠具尔即內相
章言親兄弟將以義也尔尔迭字近也陳奐曰莫遠具尔即內相
親之義序所說內睦九族也是也侍以設席為重席即
親之義序所說內睦九族也是也侍以設席為重席即
者後也此經先宴席後公席者凡禮畢者先即事
者後也此經先宴席後公席者凡禮畢者先即事
親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前南鄉設莞筵
親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前南鄉設莞筵
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
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
之鄭司農云昵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是昵席即阼階之
之鄭司農云昵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是昵席即阼階之
席此燕禮之席設於作階蓋亦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

加次席黼純矣加席既同則几即左右玉几故傳云緝御踧踖
之容即授几之時踧踖如也為說明授几為授君几也鄭既謂
族燕又以加重席授几皆養老之事毋乃自亂其例耶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
或咢傳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以肉曰醓醢臄函也
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箋云周殷爵若言尤者也薦
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
賓受之奠而奠之不舉也
之禮則醓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
箋義非也
案此六句為一章言燕事也洗爵奠斝即指酢之事非舉
醻之洗爵奠斝也燕禮言主人酌賓賓降洗主人坐
奠觚于篚下與對賓反位主人卒洗是酢時洗爵也又云賓西
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坐奠爵也其下云賓酢主
人云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
對卒洗是酢時洗爵也又云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是
酢時奠爵也知不及舉醻者下句醓醢以薦仍陳酢賓之
禮故知然也傳以斝為爵復舉三代異名者明不取殷爵為義
經傳文
也醓醢以薦三句當如何氏古義之說即燕禮所設薦脯醢設
折俎羞庶羞之事其或歌或咢自是升歌間歌合樂之事
與燕禮節次正合故下章言燕射矣鄭誤以洗奠為舉醻又
謂與醓醢以薦為一事不次故分二句屬上與次章末二句自為一章
說文
截首
此其改易章句之迹顯然可見
示文不相承
以便其說耳然則毛義二章三章皆六句不於此益信乎○箋云
用殷爵者尊兄弟也蓋以殷之尚兄終弟及今詩言睦族而用殷
爵故言其有尚兄弟之義耳疏申之云公羊傳曰周尚白牲尊

云辟罔禮運云磯學及尸君小禮曰加坂設云云設字
物曰云云誤矣又等云脾西曰加坂設云云設字
敦云況堅西籠況鉤舍矣況均倍敦云盛云云敦云雖矣
王亭已均中蕆等云金云云粹云蕆等云周云先王將養老先
与畢云射註云程其云云者云云田賓其事倍云云敦云云厥下事
皆於曲況鉤成云云云籠矣云等云云粹云鉤云義云云云
均中蕆云粹況均云等云射云云蕆等云云其義注曰不殊其
射自別毛公西尺曰鵠二尺曰正畫四寸曰質詰射皆同鄭以盛者曰正
質射云等云楼皮曰鵠云射云設云等云皆方四尺詳見葛蕆粹
當作藥小采雅注中云詰云鵠云中者詰云正云中者詰云藥是云
車攻傳最後發云為楼云藥一字誤耳年穀梁傳以當復發以
為藥字正作藥蓋所為發者
集射準的云匠人置藥以縣鄭注云藥古文集假借字是云
蕆即古藝字耳周禮越語用人至蕆溪書司馬相如傳蕆殪
作蓋皆藥字之誤
序賓以賢倍云賓客次序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
揚觶而語曰因衆揚觶而語曰勿壯孝勇者若能不絕
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生先倍云蓋云者云賓者云序點又揚觶
而語曰若不能好禮不爭去不生先倍云蓋
俟有存云等云序賓賢行以射中多少為次第疏王肅以先

為養老燕射某燕射於燕朝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若
孫雅至之上必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以此云為大射矣而
大射以某此疏深以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之
射必卿射之祀是射主并歌間歌之後以此經云
乱不燕以上文為次而下就若孫之語但祀禮花推
射事必其節矣旦燕射則
以先射而後酌為圖宜乐某燕禮之燕若大射則
揖讓而射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揖讓而射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紫注所云為揖讓二事兩家異義侍箋自約孔張同之珠所
不解胡承珙曰儀禮本事射則并卿射之祀故推引鄉相之射推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為大射將祀擇子侍云寢者謂燕寢也燕禮大射皆
揖讓而射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揖讓而射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紫注所云為揖讓二事兩家異義侍箋自約孔張同之珠所
不解胡承珙曰儀禮本事射則并卿射之祀故推引鄉相之射推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為大射將祀擇子侍云寢者謂燕寢也燕禮大射皆燕朝
寢事尤切是也燕已如侍此為燕射
云燕若老者云民以燕禮養老者之事
不解胡承珙曰儀禮本事射則并卿射之祀故推引鄉相之射推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為大射將祀擇子侍云寢者謂燕寢也燕禮大射皆燕朝
寢事尤切是也燕已如侍此為燕射
云燕若老者云民以燕禮養老者之事
為養老燕射某燕射於燕朝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若
孫雅至之上必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以此云為大射矣而
大射以某此疏深以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之
射必卿射之祀是射主并歌間歌之後以此經云
乱不燕以上文為次而下就若孫之語但祀禮花推
射事必其節矣旦燕射則
以先射而後酌為圖宜乐某燕禮之燕若大射則
揖讓而射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揖讓而射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紫注所云為揖讓二事兩家異義侍箋自約孔張同之珠所
不解胡承珙曰儀禮本事射則并卿射之祀故推引鄉相之射推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為大射將祀擇子侍云寢者謂燕寢也燕禮大射皆燕朝
寢事尤切是也燕已如侍此為燕射
云燕若老者云民以燕禮養老者之事
為養老燕射某燕射於燕朝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若
孫雅至之上必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以此云為大射矣而
大射以某此疏深以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之
射必卿射之祀是射主并歌間歌之後以此經云
乱不燕以上文為次而下就若孫之語但祀禮花推
射事必其節矣旦燕射則
以先射而後酌為圖宜乐某燕禮之燕若大射則
揖讓而射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揖讓而射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紫注所云為揖讓二事兩家異義侍箋自約孔張同之珠所
不解胡承珙曰儀禮本事射則并卿射之祀故推引鄉相之射推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為大射將祀擇子侍云寢者謂燕寢也燕禮大射皆燕朝
寢事尤切是也燕已如侍此為燕射
云燕若老者云民以燕禮養老者之事
為養老燕射某燕射於燕朝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若
孫雅至之上必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以此云為大射矣而
大射以某此疏深以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之
射必卿射之祀是射主并歌間歌之後以此經云
乱不燕以上文為次而下就若孫之語但祀禮花推
射事必其節矣旦燕射則
以先射而後酌為圖宜乐某燕禮之燕若大射則
揖讓而射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揖讓而射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紫注所云為揖讓二事兩家異義侍箋自約孔張同之珠所
不解胡承珙曰儀禮本事射則并卿射之祀故推引鄉相之射推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為大射將祀擇子侍云寢者謂燕寢也燕禮大射皆燕朝
寢事尤切是也燕已如侍此為燕射
云燕若老者云民以燕禮養老者之事
為養老燕射某燕射於燕朝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若
孫雅至之上必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以此云為大射矣而
大射以某此疏深以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之
射必卿射之祀是射主并歌間歌之後以此經云
乱不燕以上文為次而下就若孫之語但祀禮花推
射事必其節矣旦燕射則
以先射而後酌為圖宜乐某燕禮之燕若大射則
揖讓而射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揖讓而射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紫注所云為揖讓二事兩家異義侍箋自約孔張同之珠所
不解胡承珙曰儀禮本事射則并卿射之祀故推引鄉相之射推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為大射將祀擇子侍云寢者謂燕寢也燕禮大射皆燕朝
寢事尤切是也燕已如侍此為燕射
云燕若老者云民以燕禮養老者之事
為養老燕射某燕射於燕朝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若
孫雅至之上必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以此云為大射矣而
大射以某此疏深以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之
射必卿射之祀是射主并歌間歌之後以此經云
乱不燕以上文為次而下就若孫之語但祀禮花推
射事必其節矣旦燕射則
以先射而後酌為圖宜乐某燕禮之燕若大射則
揖讓而射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揖讓而射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紫注所云為揖讓二事兩家異義侍箋自約孔張同之珠所
不解胡承珙曰儀禮本事射則并卿射之祀故推引鄉相之射推
之義若祀禮已有会故易之云必射中多少為次第
為大射將祀擇子侍云寢者謂燕寢也燕禮大射皆燕朝
寢事尤切是也燕已如侍此為燕射
云燕若老者云民以燕禮養老者之事

序賓以不侮倦之美告有賢才
祗則射多中棄毛云以不侮倦故云有賢才人所侮
慢必寡軍之將必國之士夫必為人侵者基也故不侮為賓右侮
慢人故云敬於祗於射義所祗其容祗比於禮之
類是也張氏爾申毛云以為賓若皆基恭敬之
賢人深基
皆孫維主臣礿維禴酌大斗以祈黃耆孝子
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黃云祈告也耆老也孝子為主人
為主人而祭宾有孝厚之
以告黃耆之人飲而養之也飲酒之禮必以祈
黃耆則此飲酒禮耆老而云酌而壽之而美以酌厚之人誤也禮
黃義亦既以射為探宾則上章射畢乃飲酒之事
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黃云祈告也耆老也孝子為主人而祭宾有孝厚之
以告黃耆之人飲而養之也飲酒之禮必以祈
黃耆則此飲酒禮耆老而云酌而壽之而美以酌厚之人誤也禮
黃義亦既以射為探宾則上章射畢乃飲酒之事而以射屬先
王燕屬成王古今共燕一祈誤与宾之初延賓客同
黃耆明此飲酒禮耆老而云酌而壽之而美以酌厚之人誤也禮
黃義亦既以射為探宾則上章射畢乃飲酒之事而以射屬先
王燕屬成王古今共燕一祈誤与宾之初延賓客同
葉箋同俗飲酒禮所云告于先生君子可與
且日已是飲酒之始再今共射探宾將以養老乃復激揚所
以不侮慢乎盖祗膳宰為主人而祭
且世之所祗必与父兄齒者是也禮記文王世子
即燕禮事面以下事為己言黃耆以
故今祖立之類確此報業業
以報樂其情志皆行此善報也
必依刊行為報故云不得刊
云而報善之故以祈為報與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傳台背大老也引長
翼敬也祺吉也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既告老人及其
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介助也養老人
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案箋義非也此申說老人之衆即所乞之言
也傳訓引為長訓翼為敬蓋謂長持恭敬則得壽考之吉也即
恭則壽之之言士冠禮壽考維祺介爾景福謂與此同鄭注
介之壽皆大也因冠而戒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
福也皇以為勸戒冠者之辭則此為頌禱老人之辭審矣此箋乃
以壽考屬黃耇以雖祺屬成王以就其介助之異訓因失之拘
鄭惟以介為助故不以景福屬之成王以序之福祿為周家之福
祿矣毛訓介為大則不以景福屬黃耇其可乎景福既屬
黃耇則序自是謂黃耇之福祿不以乞言為乞乎老人以言其
可乎故傳隆訓肅經義亦可知者十有八訓必有精義凡經可通而於女
傳訓相妨其解未確也傳訓皆合而於經前相妨而其解
他經疏未確也

序一條補疏
箋未

既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 箋云禮謂旅酬
之屬事謂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 案箋義非也 據下傳則盡
其禮者終其事者 禮以文言事以質言 記曰文質備也 坊記子云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
故君子尚禮 其禮者終其事者終 藝之禮 終其事也 箋以終事
失與序箋同 雖美不食焉 即引此詩 義與傳合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箋云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
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 蹤案箋義非也 王劭曰萬年通後世而

之景福昭明皆君子所已享者今別敬其方年享之是也疏申
箋義以君子多年是固壽也天祐永祿是富也寧家之壹是
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壹命有僕即
考終命也鄭之云或純色記詁之景福義皆出此別前之意
不同
云穀況將行也將行云穀祝祭之為君祖宗
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況助也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
譬而善名終是其長也業箋義出也昭明有融往福也
幸幸春牛幸福祝字曰介尒昭明即承皆幸介尒之
例春也与下句令終有徵異義也讀為又者緻其致我其五福之
說故云善名終既是終令
有厚而不訶故更能為又而此有融及下有僕皆不訶故為又矣
陳奐曰傳把於樂燕終於享祀把終二字雖互訛當作終於樂
燕把於享祀今本錯亂不可通矣此章之義上二句承上二章也
下二句起下二章也云終於樂宴者燕者樂經令終之義既除以酒既
能以德行既未盡其經終其事除酒能終乃樂燕中事是
終而樂燕皆以為享祀也云把於享祀者即樂經有佛之義令終
有佛必尸素告徹云佛把也尸素告徹乃享祀中事是把為享祀

非為樂義一也胡寧忘之今奉之誤但兩家於侍
義皆未能明也其祭經別非也
今經有脫字尸家告侍脫祝
祭於廟也既祭有養合經又厚之尸告之以嘏辭
有功德未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之尸公君也案義非也
太平見於樂記不祭於廟
之行也中庸末章事故為倍
太平是誠善其終矣
時尸未告孝子告者致告於神
事祀是以為
於是勤終於逸樂之意一侍實經太平之終也之非
祭故云祝於
祭祀之一終之終也自餘為列侍義或不可改矣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侍於尸
加之陸產也其磁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幸褻味而
哭多忌所以交於神明者之道也
是何故孝乃用籩豆之物潔清而已矣政平氣和所致也
義也告語正祭祝告於神也
剛鬣豕為善腯肥脂為柔
腯肥脂本非
楚茨四章云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五章所云工祝致告神具醉止者也義善之侍
祭物牲曰致而復云之道之總也
詞以神告也
孝孫之道之總也
國多可告神明
左傳季梁所云孝牲告之善
朋友依據之義儀侍之相據依未義儀也朋友謂群臣

同志朋友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
儀之事序云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指末章說下章東
之人故以此朋友當之耳
子孝子由指成王說此以朋友也僞之攝佐則朋友由指成
王之臣攝佐以威儀所謂者廣不專指祭時之
子引詩而釋之曰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是也上章之從公尸之樂由於享祀此章之神
之享祀由於有時賢下章由君子有孝子之得賢之道由於脩身
皆非於享祀之義也史稱成康之際刑錯四十餘年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箋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
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箋義非也篇內之君子者五皆指成王不當指
此獨指成王之臣上章攝佐王之威儀此又不當其臣之威儀得
時鄭為之說者故強為之
說耳此承上章朋友之助者由於成王有孝子之行而中庸
取人以身之意自三章至此皆為倒奉之詞兄太平之有本自此以
下皆為順遞之詞兄太平之有象朱傳擬從嗣章莫之
文詔孝子之志至人之嗣子豈記之志不能去下句永錫爾
類指孝子而亦與前後言爾同指成王明不為君子之子矣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傳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
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類
孝非純孝也施及莊公是箋義非也篇內之爾者六皆指成王也
箋以孝子為成王之臣則此爾亦為群臣通篇不類且所錫之類
即下室家之壺是也蓋從箋說則是群臣錫其族類而其下君
子萬年語亦不倫故此章之箋復本以君子及爾皆指群臣強但云

郷之族類為異疏矣（信訓類為善者
（孝者已と云ふや
（是孝者已と云ふや
（孝悌訓類為善推已
と孝を人之善や成二年左傳宣伯人對言師曰君
子希大令於詩長而曰施厥孝其母為信其孝是之謂何且是之不孝
令や対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此之謂歟其之不孝令於詩長其母乃非施類
也や子般之不孝令者先由於不敬其君乃絶此理以敗彼倫固已
以不孝為非類為不孝別之類中是本意（於矣玉
其類維何宗家と盡倫盡廣や箋云盡と捆や其ためを族類
云何や宗家先已相捆綴已の及於天下萬等義此や周徧弥向
引詩而釋之曰盡也廣也者廣被之人と說や故傳本之為說別廣者广廣
被民人之云王肅曰其之善通施於宗家而廣及天下是也此廣及天下
是太平と實蓋推已と孝而（是此之云
長而天下平（序云人有士君子（善氣色婉容能有作為能利人之謂
錫女族類と施不合乃改壺為捆こ（俗
朋友依膦常と井朋友者鄉里や其学者士君子と行皆是也
（孝

君子美年永錫祚胤傳胤嗣や箋云永長や成王や如有美年と壽
天又長年や福祚至于子孫業等義此也此と上永錫同上永錫尓
類為成王錫永錫祚胤者指成王永錫福祚於
後嗣や（身及子孫為家業而安
（太平是錫後嗣以福祚矣下章承云天錫
其胤維何天被之祿傳祿福や箋云天予や如福祚至于子孫之荷孝
天實被女以祿信使錄能天下葉等義此や此之成王時錫福於

子孫者何為不累積之家
成王之福被之成王之子孫世世不失帝斯平云朱芾斯皇家
君至于此言成王之後不能皆為天子故但錄此
系命有僕侍僕附也箋云天之大命有附著於如是使君故教也
案箋兼此也此解言侍御於成王明矣
命生
如周公有所附著成王也
車書會既同都於今為首故言之天下
車書會既同都於今為首故言之天下
合故能為政教与下章文義俱不相屬矣
其僕維何釐尔女士侍釐予也箋云天之大命附著於予
如此而有士行者詔生時援使為妃匹其義亦以
序人有士君子行則譽之天下人不指延及后
妃也援
箋別此篇之作當生成王初攝大戴禮公冠
篇有成王冠畢祖周公之成王冠時
序云太平
序云太平
其生時
時焉乎
必
上章已云永錫祚胤者頌其報計長久之辭又上章承
祚胤此章承系令經言自於臨位天被尔祿為祚胤
胤今承尔祚胤矣
箋
臨位天被尔祿為祚胤矣
下篇羣臣咸於尊尊算奴云破焉乃見十倫之志意充滿
是詔之能使業義義非也言之志意充滿於尊尊算奴者
總率之由於神享其祀是能大平之治究其終始不於一祀之
祀終也序云除酒能德之明此篇主言太平之業故即位能

謂以程太平之義又作之云人有士君子行之覺天下之人皆能
守仁義基祖之太平亦不恨祭事非序之所及并比祿酒能
統之云又指燔黍捭豚之人也其於祭志之人有士君子行
即指典禮之事及豆兩事捭生別骨失之遠矣且與禮
之舉臣皆士君子也行事何與多而等太平之盛
事乎

鬼臨

鬼臨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指君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如等君
子所成之云君子者太平之時則君子非謂成王如葉南有嘉魚
序之太平之君子與此同則君子指成王自周不得直指太平之君
但序於文武告明之文王武王於成王則喪之君子亦宜指成王
周之之之勑者大雅自假篇以下指之成王自生民至既醉皆不之言
周之指成王故喪之言君子
訪作於周之時矣小雅則自鹿鳴以下十三篇皆不之成王故喪之言君子
洛誥
豐殷之二篇其作於周公攝政之時則其
亙收稱之天子亦則之而周之時作四篇詩人追美周公之功德
自指成王而言周之何別雅詩皆周之所作收之於此序者之徵之意耳其經中之君子若
上篇之祭畢之盛此篇之保祭
述其次之收之太平之君子亦承上篇而言勢是也序云神祇祖考
安樂之者指成王而言箋云神祇謂天地也祖考謂文王武王
易樂之者指言鬼神依之耳箋於神祇之文歷舉祀典皆
之釁矣但宗廟祭祀之事而經五之尸於此尋常重事之例馬
瑞辰曰禮器周旅酬六尸及祝廟尸凡六尸郊特牲后稷之尸卷阿不宜有尸
故於明日復祭時見其於室守文武之尸及祝廟尸凡七蓋五文武之祀
或之云則復祭

為宗廟之祭其
事自明

而云美成王時文武舊臣四輔廟中連后稷配天五春秋成六年
公羊傳注稱天子諸侯五廟是也此詩五云尸正合五尸之數云
或指此篇孔疏時寓短章之云與綢繆篇同讀者宜善會
之

鬼醜在涇旁來寧傳鬼水鳥也醜鬼屬大平則萬物
衆多箋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衆人為宗廟也宗廟也故以
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祭而尸亦來燕也其心
安不忘賓臣之故自酳至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稱備禮上句兩
家義異疏已辯之但傳下傳云宜之其事也別此來寧者只是公
尸與其祝官之序祖考安樂是也其惟衆物衆多能侑物
事神故尸來燕安而宜之不忘尸義不自酳其而居之說也○段
玉裁曰此篇涇沚潨濆普一例不應涇鬼為水名鄭箋涇水中
也今本中誤作名故下云水鳥而居水中是其證矣爾雅釋水
曰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小坻曰
鄧氏下四章皆然非祇指此為
義自以涇為水名石得之鄭同何別鄭以下四章皆然非祇指此為
祭宗廟故取興水中為廟中之喻毛自以首句云興物衆多不
為取喻之取於廟中之義何與故下箋傳曰沚小亭也小亭
云在沚則在涇水之旁沚則下傳沽止也濫水會
也普山絕水也皆承此涇水之文是涇為水名之明矣箋繹曰渭水東流先會豐

而後會注豐水自南而入渭注水自西北而入渭又至長豐至豐水之西別越豐而後會注或至長鎬至豐水之東別去注近矣張衡西京賦云欽澧吐鎬授渭鄠注見注水近鎬而授渭鄠注見注水近鎬而授渭說則詩隙生注云是隨舉所見之水況万物衆多豈緣石鄂而反波之理如陳疏因所說鄠注水中或當為傳誤矣

公尸來燕來寧傳宗尊也箋云其來燕飲之者皆主人之意案公尸來燕來寧傳云宗尊也箋云其來燕飲之者皆主人之意案傳云宗尊也蓋并祝下句于宗之義說公門外人所尊也而阿舜曰公尸在廟中則今君祖考是尊謂宗廟之尊者也箋云皆主人是也

三老祭尸以象神不應尊人自當以孝子尊尸為義後儒其說迂經五來皆云來燕不見所來之處故推此特云宗廟之上來曰來雲漢云靡神不宗此宗廟即宗廟之神來云水之方私舍亦其例也毛詩箋云宗尊

五文見義皆云注說宗廟即宗廟之尊

燕孝子神保是格義取義於孝子神保是格毛以為祭祀之義非也祭祀必於寢於上古往之說以然為數孝之至不宜在宗廟故燕寢即宗廟

尊敬孝子謂祭祀之義非也祭祀必於寢於上古往之說以然為數孝之至不宜在宗廟故燕寢即宗廟

其容尸之所設燕飲所設燕飲者設飲食之禮自當在廟不以燕寢知者以特牲云俎在庫門內北面東上魚次之北明俎在廟門外之西是也

祭事神本據尸本在廟而知祭祀特牲亦然

周頌

絲衣 序云繹賓尸也其詩

絲衣其紑謂卸□事神於前檐下於大夫箋云自堂徂基自羊 傳以某

為門塾之基明即經之在廟門內矣徐常吉曰楚茨鼓鐘送尸神保聿

徂牛是來□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其振之中明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歸則祭畢之繹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獨為次日之繹也

於廟中而得行繹祭於未足廟之堂前廟後寢孫毓云寢廟

繹於次日所 路寢既祝頌者 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孝經云此說甚

路閑寢之寢廟宗之寢皆謂廟寢也楚茨五章云廢徹不遲

蓋宗廟尸即是繹也故何注公羊云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是並賓尸

卒章言樂具入奏明祭畢之繹即主廟中之寢由此推之則賓

六章言諸之繹非爲群臣於寢之比也

尸之繹亦於廟中之寢而非君與寢燕之儀矣

正祭之燕為燕群臣於寢楚茨所謂樂具入奏是也明日之燕為賓尸於廟門內此詩所謂既燕□宗是也

序一條補在後

毛詩箋疏窺異卷廿四下

廣城李□□謨

生民之什 大雅

假樂 廿二日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傳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箋云顯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案箋義非也傳訓假為嘉明經之假即序之嘉也詩為嘉成王而作則非天嘉樂成王可知歐陽本義曰詩人嘉樂成王是也傳云宜安民宜官人者據三章四章為說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傳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群臣保右而

举之乃受命用之又用天之申命之辞申之重禄于天之云申之
案箕箴兼此申之重禄于天之云申之申之申之
福禄申申备引诗而释之云故大德者必受命是其证大明
保右命尔之证证因被箕之天命武王此引彼異者彼命
为荷瑞受命为称之有天下耳此引之证成王兼不得通故申此番
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据证此二句及二章之受禄于天三章之
宜人四章之宜民次第秩然脩箕疏而全无识矣
干禄百福子孙千禄之皇之宜君宜王传宜君王天下申箕云干
禄申申备引诗证成王行显之令德以为
福基子孙勤行而荷之脩德之时禄于信故为德故为天子之时
相留助道案箕义此申承上之受禄之事子孙千信正举
百福中之大者而云报子孙之数申论衡气增益宜王能顺大地
报之子孙众多以千信为子孙众多实与毛同故下即信
宣之自基之家之兴始以千信为子孙众多皆得保世全信是福之大者申新
之宜君宜王见子孙众多皆得保世全信中新
武矣经宜君宜王当注报文作且者预计将
宜君王天下申明经之且若非但空为颂美证其宜君王天下
皆贤
如美经本作宜修世缘更赘矣陆疏胡后笺皆不作宜为是未
之思耳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笺云愆过申承绪申成王令德不过
误不遗失循用旧典之文申证周之礼法案笺义此申承
上之子孙之为君王者申成王之旧章申实授左传令臧孙

疑曰舊章不審忠也則但是舊章自是周公之禮法但成王
之時周公方創制禮法而未經之舊章故知指子孫言也子孫千億
則歷世長矣皆不愆忘於舊章而循用之是成王之貽則謀畫
善所以嘉之也且從箋說則上句方言子孫宜君王此又言成王
能由舊 不愆不忘文義絶不相屬宜亦從韓說為分章之誤矣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傳抑抑美也秩秩
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之行之威儀緻密無所
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群臣之賢者
其行能匹耦己之心案箋義非也此言成王之德為群臣所率由
也下傳云朋友群臣也則箋此群匹自當為說則群匹即群臣也承
由群匹 即承威儀德音言之成王威儀既美德音又有常故無怨
惡於人因能令群臣皆循用之是以受福無疆而以群臣
為四方之綱也 承首章云 豈宜人之事如抑抑密也秩秩清也箋訓雖本爾雅
於彼自言家之說未可以釋毛詩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朋友群臣也箋云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
立法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群臣非徒樂族人而已案箋
義非也朱傳曰燕安也毛義當從成王不離賢則子孫又能保使
其群臣 法其所為 亦非其徒為四方之綱紀是其安及群臣也陳奐曰綱
紀猶群臣說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傳其神足以綱紀四方又
棫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言文王收人足為四方之綱紀雲漢散無
友紀亦言因荒散亂無朋友之綱紀義並同其說是也箋誤於成
王之失之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敢于位民之攸堅貞也箋云百辟
内諸侯也卿士卿之有由事也媚愛也成王小思言及摯臣
摯臣攸皆愛之不敢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箋
義也此承旨意言宜安民也百辟外諸侯也卿士朝臣也
内外之臣皆能媚愛天子不惰於其職位攸為民之所休息也
民由君長人又由於毋棄舊威儀德音之善此
序意成王之義矣梨文箋以四方為諸侯百辟為大夫其言
以百辟卿士也此亦為義内諸侯卿士為卿之有事統伝
舜典自生繫轉於經義時作
假樂嘉成王也樂序於此祀
也亦成王者祀之周之序之義判於
所作攸叙周之篇之如正詩例而之義此言篇何也周之於成王明是歷
於文武而言之美也攸於
成王將落政則亦摘政時作
後者以雅頌皆周公作彼呂公之詩攸退之也

公劉

公劉呂原以戒成王如成王將治政戒以農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
致是詩也箋以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亦少周之居棄政及歸之成王將治政治之
而言民之適成王也多少周之慌成王為多雅不為言於治民之事攸
周之相成王而左右呂之慌成王為多雅不為言於治民之事攸
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箋以公劉為后稷曾孫其說誤也陸氏源
曰史記世數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遂

桀居邠，漢初去古未遠，故所聞猶有據矣。此是從本紀及國語

之失。陳奐曰：公劉者，不窋之孫。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

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

戎狄之間。韋昭曰：不窋已上世為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之不窋。然

後失其官也。史記周本紀：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

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亦謂宗後之為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

也。夏之衰，殆在孔甲時。孔甲之後，帝皋、帝發、帝桀，不窋之後

稱公劉，此代系不甚相遠者。棄戴說是矣。據[illegible]說，則公傳所

云遭夏人亂者，正謂帝桀。國語、史記皆言[illegible]，非漢史記之

義。此后稷即棄，周棄後世次因之而誤，其實焉。遭之意未安也。序

之將蒞政，與召文序之即政同，謂周公復辟時也。此箋云攝政

歸之，不謂但毛。言攝政七年，鄭居東三年在內，鄭言免喪後

東征二年，故乃攝政，較多五年。孫中郭以為成王蒞政年二十有二（武王崩時年十歲）

是也。王肅謂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免喪年十六，後攝年十二，毛

言書傳此及下二篇序皆言召康公。明以前詩皆周公作也。（序不言雅）

周公者，周公嘗稱作集雅頌，是其大端，當時人人知之，故不言之。小

雅自鹿鳴以下皆無作詩之人，亦是此意。頌則清廟序云周公是

以明之矣。此篇首章言去邰之豳，二章言相豳原，三章言營豳地，

為居民館舍，四章言定居，因行其禮，五章承于時處處之言

居民旅也。六章承于時之廬旅言館舍也。皆序于民之事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

思輯用光。傳：篤，厚也。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

居中國之雜遂平西我而西遷其戚邑於豳舊西場西疆之俗其
疆場如西積西倉之戚事時私圖有積倉如小曰囊大曰囊里
輒用光之戚相與如秒睦以顯於時如策云原爭之則之曰哭如不所
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部圖乃有疆場如乃有積爭及倉如如
而能西積而能散為夏人迫西已之故不忍開其戚乃裹糧食
於囊囊之車棄其餘為而之思生和其戚人用光大其遷為今森
之基築箴義服如西居西廉卬圖之無爭之義以為廉之戚成之
之要百故百陳之為於領一於之詞此西場迫疆及下涉圖親亲度
原徹田之類皆西居西廉之事箕專指去部之不合一如孟子引詩
而報之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如於資如之發方啓行基
積倉為居者計之則圖未嘗棄部圖如箕云棄其餘而之不合二
如院遺夏人迫西是以則之西不得已如箕云如而能西積而能
散不合三如思輯用光基於下之詞思詞如信云居者行者相之和
睦以顯於時如以西居故設兵而啓行蓋作其戚之為而後勤
如箕說先大其道為子孫之基上下施脈阻矣不合四如信云之
則居於部者明疆場積倉皆居部時事如云遷西迫者的
確程廩囊者而已者如平西戎者明之矣干戈之所用如說疏
平者之安非之戎爭而平蓋云邑於迫者明啓行之所向如此先
碩箕不思開其戚為說非信箕如
為於報一章之義其下乃迫西報之例多如此
篤則于胥斯原既院既順迫宣而無永嘆作胥相宣痛
如戚無長歎於文之無悔如箕云廣平曰原原多之則之於相此原
地居戚之院衆矣院多矣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戚培如今

之居而甘長嘆思其疇時也業等群臣也此之相原之初步及原
戒田耕田也陳奏曰皇天倍慈和福服曰順此時既順即克順
別福即福服其說是也倍之戒甘長嘆嗟文王之甘悔也
矣其後靡悔曰說明此既順即文王之克順矣之即於相此原之
時其民之從者既衆庶既多既順往即福服而甘有長嘆
悔悔於之即古即上倍戒相之和睦之言(時耕曰宣自是前義)
非
非葉康成之說往之相原甘有庶井
陟則在嶢復降在原倍嶢小山別於大山也疏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
重巒隨所陳曰說山麓也巒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為名
重至賦曰陵重巒兮(兮字涉疏而衍)彼說大山之傍別
有小山也案疏說誤也此嶢原皇矣之鮮原故倍訓(丙)同明
勢雖強合故於此不序不別為之
岐之不同乃岐事為居部事尤誤
此嶢即彼之鮮字也(以嶢接)
(為觀兩鄰鮮)
郭因說右彼於皇矣誤以鮮原
何以舟之維亟及瑤鞞琫容刀倍舟帶也瑤玉之飾容刀之佩
上曰琫之德有度故容刀之飾(案箋家以何以舟之詩人那之句所佩
故進玉琫容刀之佩案箋家以何以舟之詩人那之句所佩
故自西閔門不說戎以此佩(案進於之別而帶之也(玉琫即是鞞琫之飾瞻彼洛矣
倍下曰鞞上曰琫與瞻彼洛矣倍亟及容刀為二也非
與瞻彼洛矣倍亟及易順具往義蓮橦曰此詩當作琫琫容刀
鞞乃琫字之誤倍鞞字之同鞞琫有珌倍云鞞容刀鞞也琫上
倍珌下飾也又鞞字或作琫琫頂及珌字又作琫琫頂及珌

訪之稗珠有珈卩此訪之理珠宜乃理卩珈宜乃卩稗理珠
珠也宜乃也刀之宜刀之上佛下佛三者一聖一凡一聖一凡之
宜乃別但云珠不云理掌上佛而名掌下佛於文不倒不合若一
阮云稗又云宜乃相牽乃宜於文重贅不合若二者不重其非
矣蓋此訪本作理珠宜乃乃稗珠有珈文合改作理珠
上佛宜乃稗珠有珈侍文合改作侍解乃之宜乃此侍解乃之
下佛何自相違庶乎理误为稗者稗或作理乃理於迫而說後
人授稗珠有珈之文轉此訪之誤當稗珠以云妄改而不知其不
通耳李本李材並高有上義改乃之下佛曰理此畢者畢拖於末
有下義改乃之下佛曰理畢者畢拖甚破固言而注陳奐曰云依有
度數也依術字正義云改云有度數是奉營依宜之誤

系师之理侍是系乃大衆所宜居之理也箕之系地乃衆民所宜居
之理也某此箕乃侍通用毛萇云系地也箋云系繫也繫系乃
大衆所宜居之理是系承上于京之文大衆謀本乃系师之義一
謀西程兩系改於上句本乃侍也郑以此系乃上乃親于京同皆絶
高句之系改易侍云系地乃衆民所宜居之理也箕之系地程往之系
衆民程往之师也疏云毛以此系連基上系也师者衆也以衆共
改之大衆服基系之訓也基於箕何改後出此句乎强毛同郑
後昧箕云義之甚者也又援侍以是系指上于京句(于京當作京師)乃(衍)京師
是也於石泉云瞎彼注原於南阳云乃親于京自是一地特互文
便句耳(傳刻大字本作訓大字本作訓)(陳奐曰)(案基地理作基地蓋)(明果悟系是大原改云)
所宜居之理(奐)依箕(說)高句之系基乃之理乎疏申毛訓系

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基系高居之家清傳之

是大五非人而居所非朱偉者（未之細耳）

焉公則于東序依踏之濟之俾莚俾几筵云踏之濟之士大夫之盛儀也俾使也厚字公則之居於北序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燕之羣臣則於使爲公則設几筵使之升坐業筵義非也此章承上唐旅之文言燕賓客也言公則既宮團邑於東序依矣于是有踏之濟之士大夫乃使之設几筵以待賓也

既坐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俾賓已坐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團則殺牲也酌之用匏儉且質也箋云公劉既坐堂負扆而立羣臣乃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殺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案箋義非也傳云賓已坐席坐矣乃依几矣明此所燕者即上唐旅之賓精往所及也首章傳云諸侯之臣若十有八國焉蓋即此賓旅矣曹羣也者賓與賓爲羣主與主爲羣言各就其位也鄭不得其解乃改依爲扆訓曹爲牧羣其失甚（易見）待辨而孫毓從箋爲長謹就箋說論之答文屏風周制也公劉時未必有此即以周制論則天子負斧依（南嚮而立）（之女也）罔括此豈侯貝劉以諸侯㢠適何暇帝宸自爲乎誤一答扆之設在朝覲成燕飲在寢上箋方云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此又云公劉既坐堂負扆而立血朝血寢時坐時立頃刻之間變動無常誤二既坐乃依乃造其曹當屬上讀執豕于牢之（向）當屬下讀今以羣爲牧羣乃合四句而釋之則是公劉負扆之後乃適牧羣而執豕非其理矣誤三此之燕賓亦是厚民之事傳義与序

正合義以几道曰之則設君字曰則是臣下自爲其
君与原武之義無涉諫の字恐
尤誤 衍
因此所謂正是施設 設疏云授行其事是其事未行時張設施設几而不得以雖毛以別
皆不之證孫何所據而知爲誤衍耶其事未行時張設施設几而不得以雖毛以別
所謂其事未行時張設施設几而不得以雖毛以別
本箋曰或脫字之字恐非
名之欲之君之字之爲之其爲之大宗也諫之尊也則雖
去卻國來逼君臣之分而其之等也牲牢卻米之類也
之君爲之其字即承上條寅已當席言之明經四之字皆指定板
是即諸侯往者十有八國兼并卻米之類也
大宗之語曰則爲諸侯之大宗而非大宗小宗之稱明矣孫疏乃曰以
國是不統宗石之義手疏語爲一國之所尊之非

其軍三軍度其隰原徹田爲糧之種倍三軍相襲卻徹治卻義云卻
后稷上之事大國之第大國之軍以其餘卒爲羨今之卽遣於鄙或於
注于夫適滿之軍之數單卻卒度其隰原田之多少
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鄭意以百畝之
何其徹也案此義皆以周制說其失自不待辨 疏授王肅申
義疏據王肅之說徹一井九夫八家各私百畝公田同養公田
原下混曰隰原卻隰卻夕陽
書注曰以爲糧居夕陽者使之休息三處更休番上故倍之三軍
相襲矣 陳世重云宜依此
老弱單卒孔晁注單卒馬瑞辰陳城涇渠

三韋之義
矣中歟用古來多於本經自作如
義同
例是此事承于時宰之云居戍之事
事是戍古者寫兵於亩 此徹田之軍中皆其戍也
于遜斯館 館舍也 館舍之義出於此
事承于時宰於之館宿舍上侍卫宿舍
葬皆然 然猶矣之言猶也 猶如也
彼箕以為今之諸侯基宅轨 轨舍也 舍之義出於此
聲周禮五十里有市之有積以待朝聘之客 舍之義三十一
等左侍子居嫁館 館舍也 館如皆
以基通理爰衆委有爽其皇 皇通 其皇通 猶皇 猶也 猶如
如通 猶名也 箕云爰曰也 以基作宮宮室之通 以而後 雖理其田畔
校其夫家人數 以益多矣 物有益之義 布居 猶水之旁 案
箕義出於以居也理之有條理也 承上之築館之事 既取侍居
鍛可利以用 其所以居之基地 乃有條理之 宅猶之來 事用指木者於
基 益
衆矣 曰益有矣皆館於皇 猶水之旁也 郊之以基為作宮室
功 基也 緐不同 其例爰為曰自基常例疏揆 笵毛說矣
以居也旅乃宴苟簡之 侍宿也 苟且也 簡大也
也水之內曰隩 水之外曰鞫 之別居遜 既安軍旅之役以土末乃安
云勉 澗水之內外 而居脩田事也 案箕義出於旅 行上居旅之
旅以旅 以居也居之宴安也 承上皇 澗通 澗云以居之旅乃安於此
館惟苟 水之屋是 說云宿宴安也 以也 上云皇澗通 澗此復之苟簡
者基之澗皆並苟 水之側 今云其澗則有皇通之別 旅云大劉

曰芮鞫其實一也胡渭曰涇水東南流過邠州長武縣東芮水自
平涼府靈臺縣界流經縣南而東注于涇是即所居故邑城
正在二水相會處其說是也諸侯從者十有八國則芮鞫之所
維當此芮鞫居彼者之之耳其君民當自有立國之處未必
皆在邑地也傳云芮水厓也者釋芮鞫之義明芮鞫未芮水
之厓則謂芮為水厓也釋文芮本又作汭是也芮汭一字同後云鞫究也者釋鞫以為厓之義言水
於此究故謂之鞫也爾雅隩隈厓內為隩外為鞫此注釋文奏章殊不甚
作隈誤正与傳義同鄭不解傳意乃援爾雅之文以相爭異昔
詩本芮居內也名隩福不名芮今引徂謂鞫復与芮之二內自相乖
康成涇芮當亦案芮汭也當雍州之川水名義於鬼興易改涇為經於此改芮
為內謂之地理路而後矣閱詩職方氏鄭注云汭在邑地謂大

雅正則汭垠之即彼雅三家異字實与毛同

泂酌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傳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
餾也饎酒食也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
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
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繄物案此箋本左傳為
說者云水之薄者則非也流潦水之溷者也雖溷如流潦苟挹
於彼器而注於此器以澄之尚可以餴餾酒食即孟子雖有惡
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之義據下傳豈弟此餴
饎亦祭祀所用楚茨以為酒食以享以祀是也三章類云豈弟
則序所云道德者序指豈弟云豈弟謂忠信之德齊潔之誠

六節
左傳之文按掛數詩之義非可據此經未可泥也藝文類聚
楊雄悼士箴云剋掇行漆而濁兖斯清發採其葉士執其
經三家義雖與毛異然以清酒為云則同也疏云蓋以漉水之
個置之大器以清之而用之所以特經二芼也其說云菜
特羔者大小別承筐之中誤耳。疏粗之云饋個稻粢也孫炎曰蒸
饋
之曰饋均之曰個郭璞曰今學僕飯為饋之熟為個說文曰饋
一蒸米也個飯氣流也郭別蒸米說個而熟之故云饋
個非訓饋為個菜疏說郭也說蒸之曰饋盛也蓋饋個皆
說蒸之名故尔雅掇粢之義均
別饋為個之對則異文散則通稱之例也注於饗飯之義
則饋為酒食皆以云饋乎疏義說故云於尔雅珠不知經云
饋自
饋饋也孫炎曰饋食之通稱也郭璞云饋熟食之名是也
別饋個
別其文也自古昔賢用吉士也疏吉士志業順人但序者
民務古個陳疏胡後箋饋個說朱傳基也何以明之
賢吉士為二經云皆君子即此吉士也案
此吉洞酌為昏禮以一時之事作洞酌之主君子即指
及
天所親樂非尚之不能書此君子文即彼不宜有異一也此箋
同
推養阿而作故首用小弟二字云尔推兼數則君子指主

經文自始二句程氏顥云君子德如正叔云君子德如玉義別君子指已去賢說五句序賢之在已居位上位自嘗侍使華也席其位不須之來矣四句如車馬明其車馬故指賢別乘馬或車自有定宜何處多之也四句如玉如金序侍及矣雅之訓以玉喻言以君子指賢別乘馬或車自有定宜何處多之也四句如玉如金序侍及矣雅之訓以玉喻言

以君子指賢別乘馬或車自有定宜何處多之也四句如玉如金序侍及矣雅之訓以玉喻言

有卷者阿難風自南信興也卷曲也難風回風也忘人被德化而消狂難風之入曲阿如等字大陵曰阿有大陵岩故曲回風

注卷之方來人興若喻王當屈己待賢去賢者別猥

來就之如難風之入曲阿故其理矣信云愛人以明

風云匪風難兮何人斯云其為難風四月云難風發兮皆以難風

忘義以喻賢人失其理矣信云愛人被德化而消狂者舉正以明

太平之世天下同風無惡惡之論皆自消釋如字勿音忽

幸三年安定之後俗吸幸休矣

平言天下和洽心正以此相感著一德而全篇之義皆見矣侍

之簡册如此

毛弟兄之來敖以矢其言侍矢陳也箋云陳待賢者之來

別集易之君子來就而敖心陳出其琴瑟之言言其將以樂己也

箋曰之義忘如字樂音洛後也君子指威王戒宜信朱侍之說是也

威王服敖於卷阿之上朱侍之不誤但說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別

毋音無

因作書之說以經之來敖為自敖不復誠矛刑夫也陳5篇

未免小失

毛傳朱傳書中陳其志意自是其志陳其物此矢言自是其陳其志

占未幸矣詩不多相而首尾
是二歌即未幸侍二師歌
幸未游未歌邶自歌
不行從自未詩方年上向
幸而從後游自幸文
無此人之云
使自其二寐
自休自
故邑
仍自
留云
弛之云
自休自
休矣
是二歌即未幸侍二師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幸未游未歌邶自歌○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不行從自未詩方年上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幸而從後游自幸文○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無此人之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自休自○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故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仍自○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留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弛之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自休自○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休矣○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是二歌即未幸侍二師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幸未游未歌邶自歌○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不行從自未詩方年上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幸而從後游自幸文○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無此人之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自休自○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故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仍自○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留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弛之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自休自○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休矣○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是二歌即未幸侍二師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幸未游未歌邶自歌○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不行從自未詩方年上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幸而從後游自幸文○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無此人之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自休自○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故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仍自○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留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弛之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自休自○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休矣○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是二歌即未幸侍二師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幸未游未歌邶自歌○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不行從自未詩方年上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幸而從後游自幸文○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無此人之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自休自○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故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仍自○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留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弛之云○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自休自○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休矣○幸侍二師之歌○基也詩不多相而首尾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　傳昄大也　箋云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
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為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
厚矣勸之使然案箋義非也土宇謂疆域也時恐卷阿故所
見而廣言之抑傳亦章表也此亦嘗承上先公言之令化家為國
女王之土宇校先公之時已大表章亦孔之厚矣上言可見所以為百
神之主者乎下言神即山川河嶽之神氏土宇中所繫皆是所謂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者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　傳茀小也　箋云茀福　康安也女得賢
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　案箋以命為壽
命亦曲護其文王受命之說也失與假樂同命天命也此總承上
二章言自先公以至於今土宇日廣是爾之受命已久長矣其細
小之福亦皆於爾乎康矣茀祿與下純嘏為互詞此言小而賞之則
大者可知下言大福則小亦可知故各舉其一也箋於下句以嘏
為嘏辭故此茀不得為小耳
純嘏爾常矣　傳嘏大也　箋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
為常案嘏之為大為予福是毛鄭通例此篇言永賀不言祭
事鄭既其予福之說故數下箋多鑿說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
翼也引長翼敬也　箋云馮馮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
群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
孝子有群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助之
尸若神象攸事之如祖考案此箋支離破碎其失易見要

皆以祈其子福之說故於此再倚云爲翼孝德皆基賢人以
引羣卑基承賢而序正合朱傳說自二章至四章皆極言壽
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羨之意又自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
基址今推衍其文而說曰小子維保畋事福祿既有於矣此
皆事王我將使如能修德遵此業易之性以爲先公之休矣且使
百神皆以永爲主矣且使大福大祉亦如此者何
如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主其引而翼之則四方亦爲別矣
云然有此基之實則賢能輔者自至福祉基址諫勢暢血脈貫
通蓋賢人君子能作如此故能輔其近遠矣

卬之於爲謀爲猷主璋如人閔之別有善
威儀德行如副圭羣之指賢者此經正文爲人德之
如王之德行亦蓋願將例之文章就而如此說然下句亦
爲四方之綱維不貫屬矣毛以君子指王別此皆之君德語勢
自順但傳以顯之溫敬者願下主璋爲說如云卬之威敬亦願下閔
宥密說如下二句分承文義自明不必若箋之人閔之爲說未作閔者
當從程文作閔之卬君子基如人閔之人由之義自明也基毛義
爾殷宗如字閔如字讀但爾文閔如字讀自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傳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
曰皇翽翽衆多也箋云翽翽羽聲也亦集爰止衆鳥也亦受于也鳳皇往來
翽翽然而衆鳥慕鳳皇而來翔賢者所在

翠士皆奏而往仕如因时凤皇亟
来仪小凤皇翔君子（别下句）
衆士是若以有衆鳥在其間於
王前詔雖小高飛使天而小集於
阿止小飛幸自扣四本珠以經言
集君曾能求賢則吉士亟（以明之）
凤皇梁梁是毛之止於因时凤
三今能政雷亟鳥之瑞矢以多士
凤皆顧（以毛而況殊）此多君子指賢何愛云用賢政瑞且以其況（所）
矣
苟之旦多吉士維男子使獨于天子侍苟之時
王之朝多善士苟君子在上位者幸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幸哉
勿棄此義弘曲說如（發揮既以君子指賢而此維東有吉士與其
說不（以強）通故又以君子如在上位者（更）成吉士如賢其說已自扣支繳而
詰家多従之以申毛義旨以君子指賢之失之遠矣
凤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傳梧桐枲木也山東
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云凤皇鳴于山脊之
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翁賢者待禄乃行翱而後集梧桐生
者明君出如生于朝陽者被服仁義道德乃見而至此梧
桐不植於實不食棄此義亦以為家則此如此因上章云凤皇遂
言太平之瑞美賦詩也
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傳梧桐凤皇所栖其
化天下和洽則凤皇梁梁箋云菶菶萋萋猶茂盛也雝雝喈喈

喻武臣和協眾義非也傳云梧桐盛也鳳皇鳴也明經有持
盈守成之意蓋端者偶非一見故又數其常作本事也云臣竭
其力則地極其化者以有賢臣則所云雅所謂臣盡其力也云天下和
洽則鳳皇樂德者明賢臣盡力則鳳凰常鳴即爾雅所謂武
協服也傳與釋訓之文正合箋云為奇故君德武臣與爾雅錯出
相符疏於兩家皆云與爾雅合是其證矣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
節馳中法也箋云庶眾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眾多
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案乘馬
貳車既有定制則庶多自指王之車馬明甚傳云上能錫以
車馬者蓋此車馬而此云君之車馬

其能錫賢者是王之車馬寵異之故屬之君子也此傳以上釋經之君
子本文自明箋疏說紛之耳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
工師之歌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然今遂為樂歌王
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案箋與樂儀傳同召公自陳所作
而云多者猶詞也王既能錫賢矣我之陳詩以言不多予作樂工師歌
蓋為大雅正變諸詩據其非音節經也正小雅皆周公所作大雅皆師
蓋我召公之詩故毛公因遂歌之文於此發傳以見卿士陳詩皆以為雅解
之義四為公劉以下諸詩發也其小雅多微辭之作其憂者至大雅之
正既爲南山家父作詢傳云家父大夫也正與此傳相對為文明雖同是文
王朝之臣其大夫所作則為小雅公卿所作則為大雅此為我堂以為
下諸詩發也傳並簡而明矣陳疏[illegible] 六月十八日段補 是日立秋
吳某之說皆見人多則陳其詩之多矣然其傳言

喻武臣和協衆箋義非也傳云於桐盛也鳳皇鳴也明君(經)有持
至守成之之云蓋謂者偶非一見故又以其常以本爭也云臣竭（美其已發勵其將來所以為戒）
其力則地極其化者明君賢臣則（桐以喻盛）即爾雅所謂臣盡力也云天下和
洽則鳳皇樂德者明賢臣盡力則鳳凰常鳴即爾雅所謂（武和而）
協服也傳与雅訓之文正合○箋以為喻故君德武臣与爾雅（錯出）不
相符（頌）疏於兩家皆云与爾雅合並其誤矣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
節馳中法也箋云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
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案乘馬
貳車既有定制則庶多自指王之車馬明甚正傳云上能錫以（猶此美王之車馬故云能錫以明之）
車馬者推而說之未明本詩中宜本有此車馬而推之云君子（之車馬）（已錫賢人則是賢人之車馬）
其王能錫賢者命是王有車馬衆多故屬之君子也此傳以上釋經之君（能用此）
子本文自明箋疏滯於之耳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
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亦今遂為樂歌王
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案傳不多多也（箋義非也）与桑扈傳同召公自陳所作
而云多者猶詞也王既能錫賢矣我之陳詩亦豈不多乎特（蓋維以備）工師歌
之歌焉王之聽之也傳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
之歌焉者推詩所為雅之故蓋為公劉以下及諸作（泂酌）非專解
此經也小雅皆周公所作大雅獨無載召公之詩故毛公因遂歌之文
於此發傳以明王朝公卿陳詩皆得為雅之義遂陳疏胡後等據詩
衆多之說以為賢人多（公卿即指求得之賢）則陳其詩亦多殊失傳旨

民勞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如箕云厲王威王七世孫也時賦斂重數煩役頻多人民勞苦轉相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案箕序指經陵弱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案箕序指經為說不深但此刺王身則此序與朱傳以為同刺相親之詞以下篇倒之序其間纂例之是也經云我王又云王欲安女則此篇刺王身明甚間纂例之是也經云我王又云王欲安女則此篇刺王身明甚大抵刺詩序王之失之刺多主厲王時詩別論刺之詩序所敘忍云由君但依舊說刺厲王耳下章即暴刺王而國風亦兼其一國之內刺淫刺貪皆為刺君不必君之淫貪著之於篇如鄭詩於刺王之文遍於篇中亦其證也

汽而小康侍汽也如箕云汽汽小康侍汽也如箕云汽汽小康侍汽也如箕云汽汽小康侍汽也

毛云汽即迄也易曰其殆庶幾之謂幾哉殆也如箕云汽汽小康侍汽也如箕云汽汽小康侍汽也歸近義耳胡承洪曰古人言幾每曰危漢書宣元六王傳恐無安所我危得之外戚傳今兒安在危致之矣此皆以危為幾之說

基也疏以兩家義別非基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侍說隨詭隨說人之善也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憯曾也箕云謹慎慎善善之人又用無縱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為慎也

寇虐者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疾時有之箕箋義必從說隨順說人之善隨人之惡明謂顯也寇虐也尚不敬顯也為非寇虐則無為善矣不畏明正之說隨相對為文今按說隨者無從之辭不畏明正之說隨相對為文今按說隨者無從之辭不畏明正之說隨相對為文今按說隨者無從之辭不畏明正之說隨相對為文今按說隨者無從之辭

小心懇大實捉粧五年之義無以憾恢因枢硬庸德纏時於
詭隨之人(愛文以物句耳)之篤紀四之等扱於下乎硬庸多異称乘陳矣曰慎
小記上無能詭隨之句無良即基無能如隱大記
下式因寇冠之句解亦以慎小庸(隨)詭隨大庸基云失其古矣得(基說)
之胡承珙曰昭二十年左傳引詩作毋往詭隨靚深云無能於詭
人之善則前所援本當亦作往後儒粧為能舍之能讀矣胡
援箋劉毛本作從(是)基象但字雖作往義亦當為能舍之能左
傳引詩作粧之曰糾之驗也明為無從舍其宗昌舜矣鄭訓為能
從善就字而改其讀耳不得於毛義云於
乘遠解迷以定我王傳箋如字讀作迷俊儒粧為能舍之能讀矣胡
方之國順伽其迷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功之我者同姓

(此責與內寨之詞諸侯諸臣等師承上文而明故云以定
我王經意明曉(何煩)基(讀)別解箋伽字不可考大抵云改舍之例
粧古編
陸粧脇詩毛傳能字毋訓不知粧文徐云毛如字當作何意王氏
迷同曰古者詩相善而相能庶康諧曰以慎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傳
九年左傳曰入而能戒土於何有及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至於
君祖母以及國人箋二十一年傳曰莒敦庸於其君為不能其民不
相能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君為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傳曰
以車乳侯言能外內以宣之十二年穀梁傳曰賴人之不能戒而討
並與乘遠能迷之能同義(姿能)我此其能能義(姿能)傳例乘為明乘遠
即基以從之別能迷之即基以慎之能惠此中國乘從皆為安能惠皆為
順經文自以(改)侍不備粧耳

以謹慴慞惕慞大雅抑箋云慴慞猶謹慎也
箋以慴慞之志大於說隨故不但謹慎而已慴慞即是說隨之人云大
雅板毛傳慴慞懼也箋云慴慞猶悚悚也彼全公均為
說者說隨是也悚悚猶慴慞也家人初九閑有家悔象傳悔
謹慞此字從心故毋勿義云勞役女奴時勤奴
事之功以為女主之美迭其犯時者誘掖之也案勞主休息工以為
民迭文法互同下以事君則所說皆棄尔勞者其人之後
矣或授等為毛義不但慎乎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傳云昭二年左傳韓宣子聘于晉二使使
郤芳聘致能又善辨向回子弟向回子知韓宣子之忠信故善之也
畢議法之宗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是也案此同列相篇之詞故傳云然
近德也德即指敬慎威儀云昭二年左傳韓宣子聘于晉二使使
郤芳聘致能又善辨向回子弟向回子知韓宣子之忠信故善之也
畢議法之宗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是也案此同列相篇之詞故傳云然
正合義指言之則有德皆為有德之賢臣不但云親近德矣
或雖小子而式弘大傳我大也箋云我雖小子而式弘大於廣也今
王雖小子自遠而如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案下篇小子踏之指
周室言之則此敬不但為小子指同列甚說自天也易
傳訓我為大者詩大雅文王篇曰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
子孫皆為文王之子孫故傳以我為大也
臨於毓云我之為女訓人通訓之大雅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為長
重直
安詳也我大之訓見於釋詁箋例為女實母所出於別來箋

詩之前後皆大明賢討人通訓矣箋於戎多改訓女而亞文姒
余於戎功仍往侍訓大姜箋例亦自不一而云通訓乃女不於梁字
王妃王女最用大誅箋云王者君之比德爲王季我妃今如此玉
於改作是討用大誅王女（詩用女）也稱王之言案箋義似亦玉有主
琢之用王女（箋使）與姒（詩用女）言同安矣斯干傳云琢去臣之職亦以其用云
如王妃用女（大）為改我是用大誅女如王勤紹考指驛公長文紫虎之
之屬是也

板

板凡伯刺厲王也某此篇皆責同寮之詞而序云刺厲王可云
前篇非刺之身矣經八章皆言同僚亦不
必盡言其王況二章云不能善之同僚亦不
必盡言其王況三章云出話不善云君王尚先能我之言五章云

（則）（不）（敬）（字）
善人不用則民（寡）戎之過失也六章云已身不善則佐亦行
教戎之過失也七章云君臣互相依整君敗則臣亦危深戒之
也末章云尔我諸尚敬慎臣敬則君臣明正告之也

上帝板之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狂不遠伊胡之及也上帝以稱王
者如癉病如話善言也狂違也箋云狂謀也王為政反先王之天
之道天下之戎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此為謀不能盡周公出
福之狩至某箋解此也善言也伯訓話為善言之別
出話當詔人出善言不得為王自出話於答也不本本也宋
基箋訓話為善正當服解此經義人出善言告王而王不答基
基為道不遠也此為狂不遠戎王不能之說故狂下句明之未遠
戎臣日進言與說故為國凡伯訓告字同義無所有其所

以異者服此後人解經不能彼此深究強置曲徒之及失之大明義因
耳義以先王与天道分為二及失之大明義因
廉聖管仲不賢于豎刁在齊桓公未遠是用大諫信筮云前依曲誠曲
在國曲筮云王無聖人之法度若之此心自忠不能用實在誠信
之言之行相違曲是用是故我大諫王曲棄義則
曲此之臣不以善言告曲而小是或聖或否信云人有通塞若此
當於翔臣大母通聖者皆之於曲前依禦附和不實
於誠信之言是所因曲棄之遠故我用是大諫女因像曲下七章
皆諫因像之刊前諫諫王誤之前篇因成公年左傳訪因在之未
遠是用大荷行父惟晉之不盡忠而失諸侯曲是故私言之
祖以私言之辭行之大荷明對因像之言是異城因荀之親志諫俱
作荷於別此詩本作荷今作諫古恐涉上文而誤
天之方難無於寧憩之天之方難無於泄之怠敖曲泄之怠敖曲
泄之怠惰之曲筮云天作王曲方難無於泄之怠敖曲
承厥上宗族之二句憲之泄之孔之承厥上宗廉生皆之二句云王方廉武女因
像無更從作之言助之虐曲曲之孟子引詩而解之因泄之怠敖曲事君
無義進退無禮之別此先王之道者於諸之曲明此經皆主進之說
矣若於解刑云憲之泄之法則曲者言非禮義即是不從之言
注云結與虐政設教令曲從之不止之進之不善因說箋訓於本雅之文
解因長君之云因下句輯悖不虐矣

喪之輕矣民之治矣喪之恠矣民之莫矣倚輯和洽各恠說莫
定如等云喪之氣詔政教如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
此戒詩時之大臣絜等義非此如喪謂臣告王之喪輯恠說喪之
能全之和說上戒其無憲之泄之正此其進善之於王協之女能
以善之和說於王能而乃之則戒以合洽安定厝矣其福矣
輯恠能說之者說洽莫能行之者說(阮見能)(阮刻說)等皆以厲民說云
後省矣

我之維服勿以勞嘆義云服事如無蒙之棄
義非如(鄭得曰)服服行之如我所事維其服(注)服其之皆事服行我
匪我之老亦用憂讒多將煽之不敗棄倚煽之於熾國如義

云時乃如今我之非老老者將失誤乃告女用不憂之事而女及如
戲讒多斬煽之惕毒之於讒能心其禍棄等義非如朱倚藉
民曰非我老老而妄之乃他之憂亦用憂之為戲耳矣憂去而敗之智可
為如倚其益多則如大之誤矣之戲不可後敗矣毛義告於倚今
王棄憂之必及之乃此任之負等以亦用憂之字屬告者心讓宮
屬融者支離甚矣

威儀卒迷等云君臣之威儀卒迷亮棄此承考眯之之語棄
臣盡迷等如不可君位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敬等云等喪資曾莫恤我師倚殿
屎呻吟如等喪資財如等云等捏如民方然若而呻吟則血於
亦有撰度知其死者其遺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之財貨以

共事家国必此又皆不肯惠施以賙贍衆哉云爾
承
申善人哉言
甚哉人財而善人莫救拯度哉衰
是哉
与上章迭同故疏
宜皆重君臣之義於経言莫拯拯急矣
何云
天之賙哉必憑於厚必厚於重之相和必取於拯必重之相合必取於拯賙急必憑於重
拯救義別哉和合而厚之
拯救義別哉和合而厚之
之義
紫記子夏曰君人者誠其所好而已君好之則臣為之上
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誠則
与傳義同
指
傳
子見
傳曰君子樂其所樂而安其所安以樂其樂以安其安故能長
傳
与毛之自樂其樂
有大誉云党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緑
衣帥天下篇而民從之此之謂也緑衣之義矣義益本錯詩見
外伝
拯無曰益賙哉孔易箕云易之女拯數字哉
所為曰甚何益為道哉已甚易也某箕義此也益加也上之
道哉言云注已甚已甚易也某箕義此也益加也上之
耳拯即上取拯之拯而已言曰拯救益即下云辟之云拯加
也
注加也○箕易之也者報経孔易之義禮記親於鄉而動
道易之也者益用其注疏云以詩書為改易之易故特之為
難易之易恐非
民之父辟無自主辟修辟法也箕此義誤也修云脩法也不云脩治
日之過無自治所遠為法也脩之無自主脩之無用更自主
二存同矣民之多存言哉多取法於上無自主脩之無用更自主

文選里元熈覧逐
民之多僻於畏其
立辟以危身徐
璥謂三家不與毛同
是也

曰公卿宣淫民
無效焉且聞不
令君其納之公
曰吾能改矣公
告二子

本三家

法也論語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云不能正
其身如正人何即此經之義矣（義蓋申陳其命多辟而撲但爲其）箋說則民多邪僻立法以正
之不爲有失何故戒其無然乎宣九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公弗禁）二子請殺之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孔子引詩蓋責其不能（平日）正己以格君心之
非昭二十八年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
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
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叔游引詩蓋
欲其正己以率下皆取法於己之意杜注皆用箋說則叔游引
詩與引鄭書之意複洩冶之死乃以民多邪僻責其立法之非宜
黃仲炎猶其非孔子之言也多辟無本皆作辟惟叔文本作僻
蓋從鄭改字也諸家不悟傳據訓二辟（於上辟）皆從箋說讀爲僻（非是）
民（之學）更甚箋本作多僻故傳但於下辟爲法（則金）誤矣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傳价善藩屏也垣
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榦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
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
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榦爲輔弼無
疏遠之案此箋寔鑿附會甚失易見故疏不用以申毛但未
矣但以大師爲三公則仍惑於鄭說也大如字師衆也陳奐曰大
師爲牆即衆志成城之意是也上言善人大師臣民對言下二
句大邦大宗內外對言荀子君道篇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
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又見彊國篇

此介人曰士大師曰我之雖謀大師言泰侯存郭言耳此
経営曰懽徐維寡宗子維城二向連読蓋此城曰衛や云士我
諸侯曰之藩垣屏蔽王者曰之若幹曰喬像和徐此曰之宗
宗子有維城之固也郭載此の向而曰之義引藩垣屏翰失其
義矣
懽徐維寡宗子維城無仔城壊無將斯畏侍懽和や義云
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曰子某此義失曰上同侍訓懽曰和
与皇二者兼同彼侍又云雖有中和出自謂之行及此引懽徐
即中和之徐訓同像和衷曰や宗子天子や王者謂曰天下之大
於雖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壊城壊城壊別業雖曰
宗坂天子謂之宗子矣承上云上下内外相与維繋有此城壊懽
懽女同像和徐此曰之別王者大宗之城之固矣若別寡之
泄之矣自王在将兄善人不用我衆卒癉諸侯離心而禍及宗
子是城壊矣城壊則女同像与獨居而畏坂郭女無此や
維新君中郭此事此有本利其人此人之像城此居衛同像依此之
居福及之引同像言此曰家室城壊別居城中去此將受而
畏や蓋不利害切身者懐之即郭人語焉之武郭已子云有不利
為之云其之詩深切矣賜語下四句毛与郭同惟郭訓斯為
雖為異其此是其
昊天曰明及尓出王昊天曰旦及尓游衍 箋王往旦明游行衍溢や
箋云及与也昊天並上人仰之皆語之明常与女出入往来游溢

相法祝女所行善云云慎乎業此等語也上章之稱
皇考也明篇內云天右周二章篇云昊天上帝王基也此等數又
上以例上句敬天之恩敬天之恩敬天之前敬事自相極
猶矣陳奐曰詩中尒字皆指助辭之者云此二尒字當同別昊
天之祀辰王基也上句敬天之恩作天之方鷹天之情也敬
天之渝即天之方鷹天之方鷹也別天此上天明矣兄伯云我与
女同事之當敬之之恩無敢自恣也
基王之業鷹淵云可戒也也當我之敬心誠之王將息其恩
而曰明哉及尒之出往自五矣王或不為變動而曰曰我及尒
尒將行有保矣言保敬能盛王之出往對威豫云將行
對馳驅云不戚豫而者自此
修之地故曰將行自對為此等往道為慎
子迅雷風烈必變以諸敬天之恩
以諸敬天之渝尤深即此謂王敬敬天之事不為上天毛以刺同
保明敬王之恩語云自昭行烈妄引之